

戊戌年謝幕的藝術家

有人說,2018年是頻繁告別大師的一年,從國內到國外、從科技界到商界到政界到文學藝術界——饒宗頤、斯蒂芬·霍金、李敖、田家炳、科菲·安南、斯坦·李、程開甲、高玉倩……他們中的很多人是我們最熟悉的“陌生人”,我們看過他的書、聽過他的戲、看過他的演出、聽過他的相聲……戊戌年,他們的生命光束消逝在天際,去了山的那一邊;而和他們有關的文化火種,持續發出熱和光,溫暖這人世間。讓我們和他們說再見,道出最真心的告別。

我們天上見

羅群

2010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表演藝術家朱旭參演的電影《我們天上見》上映。在片中,朱旭飾演的姥爷被問及“人死了會去哪兒”,他說:“好人去天上,壞人去地下。”

回望2018年,“天上見”猶如一個暗號。這一年里,包括朱旭在內的許多名家離我們而去。此時此刻,他們或許正在天上把酒言歡,談論表演、談論音樂、談論江湖、談論人生。

朱旭生前酷愛飲酒,據說每日必飲,北京人藝老藝術家英若誠、于是一之、林連昆等,都是他的酒友。有一次,朱旭與一群朋友在頤和園知春亭避雨,他忽然冒著大雨跑到遠處的

商店買了瓶“二鍋頭”,分給大家喝,自己也喝,說“可以暖身”。第二天,淋了雨的一幫朋友們果然沒一個感冒的。

從某種程度來說,酒能讓人體驗到一種極佳的人生狀態,對朱旭而言,除了酒、圍棋、風箏、胡琴這四大愛好,他最好的狀態還是在舞台上。無論《咸亨酒店》《晔變》還是《武則天》《名優之死》,任何類型的戲、人物被朱旭演出來,都別有一番滋味。比如《晔變》,全劇的情節推進、人物塑造幾乎全靠演員坐在椅子上“干說”,一部戲“干說”兩個多小時,對演員是不小的挑戰,對觀眾亦然。然而,因為朱旭氣定神閑、游刃有餘的表演,很多觀眾在劇場就忘了時間的流逝。

2012年,北京人藝時隔24年再度排演《晔變》,朱旭是藝術指導,坐在那把椅子上“干說”的,是北京人藝新一代“台柱子”馮远征。這一版《晔變》還集結了吳剛、王剛、高冬平、丁志誠等,這也是人藝“85班”學員“五虎將”畢業近30年後的舞台再聚首。大概沒有什麼故事能比這更生動地闡釋“傳承”的含義了吧。

就像如今不少钻研舞台藝術的演員通過影視劇被更廣泛的觀眾認識和記住,朱旭也參演過多部影視劇,且成績斐然,在國內外多個電影節上獲過獎。他曾在電視劇《末代皇帝》中飾演老年溥儀,厚重的歷史感凝結在他的眉頭,身姿、表情充滿蒼涼感,耐人尋味。不過,更多人熟悉的“末代皇帝”來自意大利導演貝納尔多·貝托魯奇執導的同名電影。

2011年,貝托魯奇獲得第64屆戛納電影節終身成就獎,朱旭在同年獲得第28屆中國電影金雞獎評委會特別獎特別影人獎。2018年,朱旭、貝托魯奇先後與這個世界告別。

貝托魯奇一生作品眾多、獲獎無數,《末代皇帝》並不是他的代表作,却是中國觀眾最熟悉的一部,其3D修復版於2015年6月在中國上海國際電影節上映,許多觀眾補上了“欠貝托魯奇的电影票”。《末代皇帝》是唯一一部在故宮中完成主要拍攝的電影,獲得了第60屆奧斯卡金像獎最

佳影片、最佳導演等9個獎項,也讓陳沖、郭君梅等新秀一舉成名,在片中飾演城門看守的陳凱歌則在若干年後拍出了經典影片《霸王別姬》。

《末代皇帝》的拍攝和成功,是中國社會、中國電影走向開放的成果,其風格、鏡頭、音樂等對中國電影產生了很大影響。站在今天回望《末代皇帝》以及後來的一眾中外合拍片,別有一番意義與滋味。

當《末代皇帝》在1988年獲得第60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原始音樂獎時,中國改革開放正迎來第一個10年,流行樂壇吹起一股“西北風”,最著名的是那首《黃土高坡》:“我家住在黃土高坡,大風從坡上刮過,不管是西北風還是東南風,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這是此後數年里唱遍大江南北的旋律,曲作者蘇越作為“西北風”的開創者和推動者,影響了當時許多音樂創作者,一度成為中國原創流行音樂的領軍人。然而,聲名鵬起的蘇越選擇急流勇退,遠赴日本學習,回國後成為中國推行歌手簽約制的第一人。後來,蘇越的名字多次處在一些是非漩渦的中心,而這一切,也在2018年永遠終結了。

2018年離我們而去的音樂人還有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國。出身音樂世家的盛中國少年成名,是最早在國際上為中國爭得榮譽的小提琴家之一,他善將高超的琴技隱藏在真誠、質樸的演奏中,有人說他是《梁祝》最經典的演繹者。盛中國善奏《梁祝》,但自己的愛情生活很圓滿,他與日本鋼琴家瀨田裕子琴瑟和鳴,無論音樂上還是生活中,都堪稱一對神仙眷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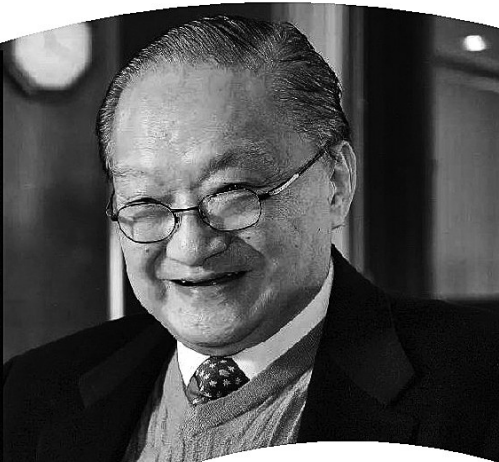
對尋常人而言,神仙眷侶還是多見於書中,比如并肩守護襄陽城的郭靖與黃蓉、放棄了“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令狐沖與任盈盈、生離16年在崖下重逢的楊過與小龍女……他們始終活在我们的閱讀生活中,而創造了他們的文學家金庸,却在2018年遽歸道山。

喜歡武俠小說的讀者多數只知道金庸的作家身份,其實,在作家之

外,他還有報人、政治評論家等多重身份,他在針砭時弊的社論和虛構想象的小說之間來去自如,兩套筆墨,均至巔峰。金庸在他筆下的江湖里,写出了人世的复杂真实、人情的微妙进退,更写出了人心的光明磊落、人性的崇高不凡。

《射雕英雄传》中洪七公曾教黄蓉一套名为“逍遥游”的拳法,当时场景是“一个左起,一个右始,回旋往复……”

起始、终止,生死、来去,去者不疏,生者更亲,去了天上的他们给我们留下的影像、声音、文字将一直回旋往复,生生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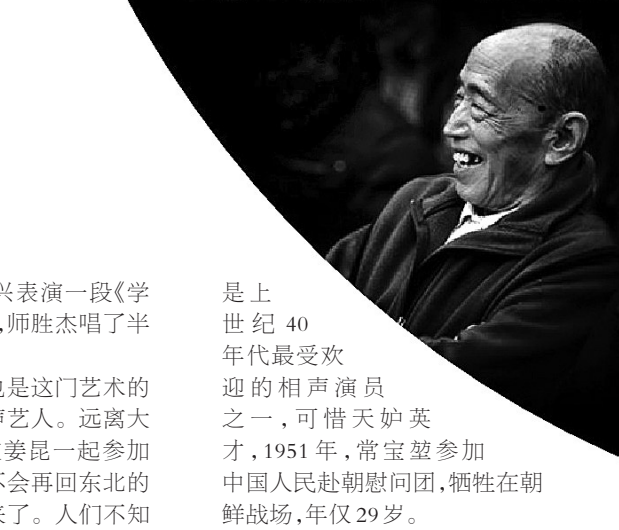
▲金庸 生于192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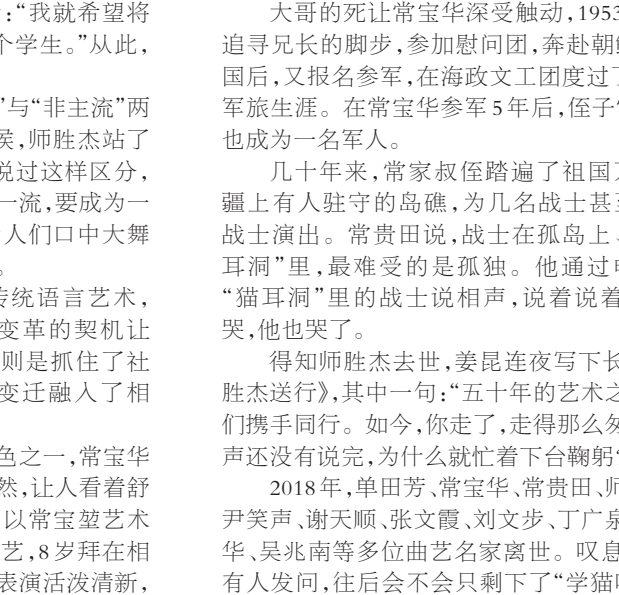
◀师胜杰 生于1953年



◀盛中国 生于1941年



◀单田芳 生于1934年



◀贝托鲁奇 生于1941年



▲朱旭 生于1930年



▼常宝华 生于1930年
常贵田 生于1942年

他们去了山的另一边

胡克非

对很多“80后”而言,萦绕在他们成长记忆中的声音有两个。一个来自一首歌:“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是谁抢到那支宝剑……”;一个来自一段段以“且听下回分解”结尾的故事:诸葛亮出山了吗?穆桂英破了天门阵没有?天堂县秦琼的马卖掉了么……

经过无数次“下回分解”,“单”这个小众姓氏因为单田芳而家喻户晓。在那个缺少影视剧没有网络的年代里,单田芳硬生生凭借一人一嘴一扇一桌一木,承载了无数听众的童年记忆和闲暇时光,在书中听江湖恩怨,在书中听千军万马,以致民间俗语云: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

单田芳生前喜欢接受新事物,博客兴起时他也写博客,高兴了一天发3篇;微博出现了,他立刻注册与听众互动。他的微博评论里最常见的一条是“我是听着您的评书长大的”。

单老一生讲过近120部作品,如果一天24小时连续播放,需要差不多1年半的时间才能播完。因为喜欢接受新生事物,单田芳在评书传承上也自有一套:他将自己的作品做成录像带、电台专用带,让评书适应了新时代又流行起来。

由于当时技术所限,单田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在电台录制节目。录音室与茶馆最大的不同是没法直面观众,面前只有麦克风,

即便口吐莲花,这个“黑疙瘩”也不为所动,更不会击节叫好。于是,单田芳想了个办法——拿录音棚外的工作人员当观众,隔着透明大玻璃看他们的表情,一抖包袱,他们笑了,说明包袱抖响了;要是看见他们在外头唠嗑或打盹,那说明这段书说得松懈,没把他们说住,就得注意了。

在曲艺这一行里,再业余的观众也会对“嗓子”有点儿要求。单田芳的嗓子前后得了三次息肉,动了三次手术,虽然单田芳的声音家喻户晓,但没有人会把“嗓子好”三个字献给他,而相声艺术家师胜杰的嗓子,则是有口皆碑的好。

师胜杰的父亲师世元也是一位相声名家,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京津一带十分有名气。1959年,为了支援东北的艺术建设,师世元带着一家人北上哈尔滨,出任哈尔滨民间艺术团相声队队长。师胜杰从小跟随父亲演出,耳濡目染,对相声的感情很深。在哈尔滨,师胜杰家住北市场附近,那是当时的娱乐场所,有说书的、唱戏的、唱大鼓的、演皮影的……喜欢听戏的师胜杰听了许多京剧、评戏、地方戏,不断吸取各家之长,加上刻苦训练,终于成就了一副好嗓子。

“甜、糯、醇”这些用于食材的形容词,被人们用来形容师胜杰的嗓子,先天天赋加上后天努力,他给相声观众带来了更丰富的体验。据

说有一次,师胜杰和侯耀文即兴表演一段《学评戏》,两位都是“柳活儿”翘楚,师胜杰唱了半场,侯耀文听哭了半场。

京津地区是相声发源地,也是这门艺术的大本营,涌现了一批批优秀相声艺人。远离大本营的师胜杰曾经和兵团战友姜昆一起参加相声调演,当所有人都以为他不会再回东北的时候,师胜杰却带着包袱又回来了。人们不知道这源自师父侯宝林的一句话:“我就希望将来我到东北,那里能有我的一个学生。”从此,师胜杰再也没想过离开东北。

后来,在相声被分为“主流”与“非主流”两个山头、颇有些势同水火的时候,师胜杰站了出来,他说他打小登台就没听说过这样区分,师父只告诉他“孩子,相声只有一流,要成为一流才行”。就这样,师胜杰成为人们口中大舞台和小剧场间重要的“黏合剂”。

创新和变革一直伴随着传统语言艺术,如果说单田芳是抓住了媒介变革的契机让评书通过广播普及,常氏相声则是抓住了社会变革的契机将国家社会的变迁融入了相声表演。

善于表演是常氏相声的特色之一,常宝华逗、捧兼善,表演细致、松弛、自然,让人看着舒服,诙谐又不低俗。常氏一门,以常宝堃艺术成就最高。常宝堃自幼随父从艺,8岁拜在相声泰斗张寿臣门下,技术全面,表演活泼清新,

是上世纪40年代最受欢迎相声演员之一,可惜天妒英才,1951年,常宝堃参加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牺牲在朝鲜战场,年仅29岁。

大哥的死让常宝华深受触动,1953年,他追寻兄长的脚步,参加慰问团,奔赴朝鲜。回国后,又报名参军,在海政文工团度过了60载军旅生涯。在常宝华参军5年后,侄子常贵田也成为一名军人。

几十年来,常家叔侄踏遍了祖国万里海疆上有人驻守的岛礁,为几名战士甚至一名战士演出。常贵田说,战士在孤岛上、在“猫耳洞”里,最难受的是孤独。他通过电话给“猫耳洞”里的战士说相声,说着说着,战士哭,他也哭了。

得知师胜杰去世,姜昆连夜写下长诗《为胜杰送行》,其中一句:“五十年的艺术之路,我们携手同行。如今,你走了,走得那么匆忙,相声还没有说完,为什么就忙着下台鞠躬?”

2018年,单田芳、常宝华、常贵田、师胜杰、尹笑声、谢天顺、张文霞、刘文步、丁广泉、魏文华、吴兆南等多位曲艺名家离世。叹息之余,有人发问,往后会不会只剩下了“学猫叫”,再

无“下回分解”?

其实,如今书场回温,相声小剧场火爆,年轻说书人说起了《哈利·波特》,相声观众在台下摇起了荧光棒,知识付费年代来临,大批新“说书人”通过APP开课卖嘴,相声园子从北京开到了哈尔滨,专场从墨尔本办到了洛杉矶,想必离布宜诺斯艾利斯也不再遥远。

艺术家离去,艺术并未带走,年轻人依然在耕耘,在细分市场、消费分级的现状下,依然有坚强的生命力和艺术价值,这样一想,也就释然了。

30多年前的那首《童年》继续唱着:“……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2018年,陪伴“80后”成长的声音的主人,他们也是去了山的那一边吧。